吉林省民间文学集成

抚松县故事卷

吉林省民间文学集成

抚松县故事卷

抚松县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

目　　录

人 参 故 事

寻找老把头……梁　之（ 1 ）
棒槌姑娘……梁　之（ 7 ）
长寿花……陈长仁、卫光（ 10 ）
王小寻父……周晓悦（ 16 ）
父子挖参……梁　之（ 22 ）
长寿钱……铁　春（ 28 ）
寻　父……张洪泉（ 36 ）
驴皮烟口袋……西　彤（ 41 ）
参　姑……金　鑫（ 43 ）
小二姐上车……梁　之（ 54 ）
爷俩放山……梁　之（ 57 ）
酒　泉……梁之、佟丹（ 63 ）
李　福……童喜久（ 67 ）
兄弟恩仇……杨万久（ 72 ）
三个挖参人……米长石（ 76 ）
王祥和柳四……刘殿祥（ 80 ）
小老板……梁　之（ 83 ）
棒槌雀和赶山王……康　庄（ 87 ）
刘老帮子和刁把头……赵文臣（ 94 ）
刺官棒……梁　之（ 99 ）
参童搬家……葛宝贵（ 104 ）

一对金鸽子……梁　之（108）
龙湾里的姑娘……李咏华（112）
人参芦头的传说……张志强（117）
红顶瓜皮帽……赵文臣（122）
舅舅和外甥……郭忠泰（126）
李二坏成“神”……赵喜林（130）
宝　叶……岳　青（135）
“高长腿”挖参……赵文臣、曲克全（138）
对台大戏……赵喜林（144）
宋大妈放山……杨万久（147）
戴红兜肚的小孩……张志强（152）
王干扒挖参……王德富（154）
老父夺妻……杨万久（157）
贪心的小伙……隋永欣（165）
一棵棒槌桔……张志强（171）
龙　参……林　皖（173）
鹿　参……闻守才（179）
毛驴参……张光亮（185）
龙咬参……奚文祥（189）
火　参……闻守才（192）
葫芦参……张洪仁（201）
刺　参……闻守才（205）
小俩口和饭参……杨万久、苏敏、孙仁久（212）
骑鹿挖参……于永全（219）
救命草……金乃祥（222）
大妞和二妞……方　强（225）

一支箫……周晓悦（233）
二小和三花……梁　之（239）
俞海放山……王德富（242）
城墙砬子传说……梁　之（245）
岳把头放山……康　庄（249）
锁柱杀恶雕……战成竹（252）
边棍探山……艾方、弓心（257）
红光洞……康正恩（262）
柳郎和三妹……梁　之（267）
一缕青丝……龚成章（275）
箫童放山……徐　平（281）
兄妹饭馆……梁　之（286）
小猪倌得宝参……康　庄（293）
香云开山……杨万久（298）
一件红棉袄……于永全（302）
接骨参……梁　之（306）
九山参姑娘……梁　之（309）
深山琴声……杨万久（313）
赵万挖参……王德富（318）
红　芝……金圣泽（323）
金良和宝姑娘……刘绍元（328）
丁成挖参……周晓悦（332）
七魁坟……昭田、之强（337）

鬼狐精怪故事

两个老婆婆……李承玉（341）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

新娘子上树……李克顺（343）
斩妖剑和镇妖钱……张洪泉（345）

动 物 故 事

装人的狼……王德富（353）
好虎架不住一群狼……王德富（358）
黄鼠狼盗宝参……王德富（361）
农夫、狗与狼……黄立志（364）
“漏”和“土炮”……王贵才（368）
紫貂和松鼠……隋永欣（371）
兔子得封……姜德田（374）
狐狸和水獭……张洪仁（376）
狐狸和獾子……徐　平（379）
狐狸与乌龟……王德富（382）
豺狗与花丽鼠……王德富（385）
猞猁的故事……王德富（387）
长白山猴子的故事……王德富（388）
刺猬治咳嗽……王德富（390）
山狸子学艺……赵　炎（392）
梅花鹿、狼和八哥……徐　平（394）
母狼和老狈的故事……杨万久（396）
兔子打鹰……张志强（398）
狐狸和火柴……隋洪润（400）
多变的大灰狼……梁　之（402）
鹿姑娘找镜子……梁　之（405）
聪明的小白兔……李克顺（407）

熊大王断案……戴贵琦（410）
仨狐医兔……王德富（412）
蛤蟆与黑熊……王德富（414）
悬羊与狈……王德富（417）
小松鼠智斗大黑熊……王　鹏（418）
小鹿的花布衫……杨万久（420）
老虎屁股动不得……苏志春（424）
儿马战老虎……王贵才（427）
狗和狼的故事……李克顺（429）
狗、猫和狐狸……王德富（431）
聪明的小花猫……徐　平（433）
“咕咕鸟”和“布谷鸟”……李克顺（435）
松鸦和乌鸦……徐　平（437）
霸道的野鸭……王德富（439）
山鸡大哥和山鸡大嫂……梁　之（440）
猫头鹰……闻守才（443）
野鸭和黄莺……隋光远（446）
杜鹃、喜鹊和乌鸦的故事……闻守才（449）
树鸡与灰狗……庄会科（455）
野鸡与蛇……王德富（456）
青蛙与马蛇子……王德富（457）
螳螂、大蛇和癞蛤蟆……刘殿祥（458）
青蛙和老虎……杨万久（460）
野鸡和狐狸……王德富（462）

幻想故事

花　船……梁之、佟丹（464）

渔猎故事

刘福打狼……王　山（469）
老太太智杀狼狈……王德富（472）
柳木匠智斗群狼……梁　之（475）
黑老头……梁　之（482）
汉、朝族百姓斗狼群……王德富（487）
四虎除熊……吴　戈（491）
陈关东打鱼……王德富（496）

新传说故事

梁杰和妻子的故事……王德富（500）
桃木人风波……王德富（506）
台称之迷……王德富（510）

笑　话

老毛病难改……岳　青（512）
吾父被牛触之……王德富（513）
“凉喝了多好”……王德富（514）
什么都愿意干的人……袁　毅（515）
外面下雨……袁　毅（516）
猪头在杖子上……袁　毅（517）
23　干……袁　毅（518）
不懂事……袁　毅（519）

注释……（520）
主要编辑小传……（525）
故事家简介……（528）
后记……（529）

寻找老把头

家住莱阳本姓孙，
翻山过海来挖参。
三天吃了个蝲蝲蛄，
你说伤心不伤心？
要是有人来埋我，
顺着古河往上寻。

这首诗是当年老把头临死时，刻在长白山里古河岸边的一块巨石上的，流传数百年，山里人大部分都知道这个故事。

传说，在很早以前，山东莱阳有个姓孙的，因家境贫寒，度日如年，生活无法维持，便离家进长白山挖参糊口。

长白山山高林密，野兽很多，别说是外乡人，就是山里人也不能轻易进山。这个姓孙的是山东人，进林子不久就麻达山了。一连十几日，带的干粮吃了啦，衣裳挂破了，腿也走酸了，劲也没啦。这一天，他爬到古河边，饿得实在不行了，趴在河边想找点吃的。找什么呢？他正在发愁，猛见从水里爬上岸一个蝲蝲蛄。姓孙的急忙抓在手里，“嘎吱嘎吱”地嚼起来，可这一只蝲蝲蛄怎么能填饱肚子呢？后来，渐渐不能动了，他知道自己回不去山东了，便在身旁的大石头上，留下了诗句，望后人对他有个了解。后来，挖参人知道了这件事，便称他为放山人的老把头。

就在老把头死的第九个年头上，从山东来了一个姓石的小伙子，叫石哥。这年二十岁。这人也是莱阳的。临行，听说莱阳有个姓孙的来长白山已经八九年了，音信皆无，估计拿着了大货，就想找这个老乡拉他一把。

石哥走了一山又一山，穿过一林又一林，这一天，他来到古河边，想坐下来喝水吃干粮，一看石头上有字，才知道姓孙的死了。他想：都是山东莱阳的老乡，就决定顺着古河往上寻一寻尸体。于是，石哥沿古河走了有半里地，发现有一堆白骨，有的露在外边，有的被落叶埋了。他断定这骨头准是那个姓孙的。他急忙用手扒了些土，手扒出了血，好不容易把骨头埋了起来。然后，又插上三根草棍，磕了三个头，叫老把头保佑他平安无事。这就是后来传说的把头坟。

石哥离开把头坟，又走了一天多，还是一苗棒槌没看见，干粮也剩不多了。他坐在一棵老桦树下歇息，忽听身旁有呻吟声。细一找，在草棵里躺着一个人。这人二十五六岁，大长脸，瘦得眼睛都眍瞜了，嘴唇直动弹，就是说不出话来。石哥明白，这人是麻达山饿的。他立刻给这人灌点水，又往嘴里送点干粮。渐渐，这人眼睛能动了，嘴唇哆嗦着，慢慢说清了他的身世。

原来，这人姓丁，叫丁七高。多巧也是山东莱阳的。因为进山二十多天没挖着人参，干粮吃完了，又麻达了山，饿倒在这深山老林里。丁七高十分感谢石哥救了他，又都是莱阳人，两个一商量，就在这深山老林里，插草为香，结为弟兄，不愿同生，但愿同死！丁七高比石哥大五岁，丁七高是哥哥，石哥是弟弟。哥两个有了伴，都很高兴，又继续去找棒槌。

谁知，他们运气不好，一连几天，不但没找到棒槌，而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

且遇上了连雨天，雨下起来没个完。下的大林子里雨雾不清，对面不见人，上哪去找路啊？越是这样，他们就越急，越急就越出不了大林子。麻达山了，一个人的干粮，两个人吃，也剩不多点了。

这一天，突然晴了。石哥和丁七高来到一个大石柱子跟前，实在走不动了。他俩依靠着一棵大椴树干上，喘息着。望着这座大石砬子出神。

这座石砬子可真高。高得不见山尖，雪白的云彩在山半腰游动，湛绿的松针被山风吹得摆来摆去，象在跳舞。砬子的下半坡，开着各种颜色、各种样式的山花。蝴蝶上下翻飞，人参雀不住鸣叫，一劲儿在喊："王敢哥——梅妹妹揍火。""梅妹妹揍火。"砬子根，杂草丛生，鲜嫩油绿，几只松鼠窜着树枝，瞪着一双双小黑眼睛，盯着石哥和丁七高。

凡是放山人都知道，象这样山高水清，草绿花红的地方，准有老山参，说不定还有棒槌精呢！按理说，两个人应在这放几棍，拿点值钱的大货回家。可饿到现在的程度，连平道都走不动了，哪还有本事爬砬子找山参？

这时，丁七高问："石哥兄弟，你带的干粮还有多少？"

石哥摸了摸腰里的口袋，说："还有两三块眼看要没了。"

丁七高说："我看，干脆都吃了，肚子饱了，在这儿放一棍，说不定能拿着宝参。"

石哥苦笑了一下说："这儿是个好地方，肯定能有人参，可我们麻达山了，就是拿着大货，出不去山，不是也白搭吗？"

丁七高长叹了一声："唉，看来只好等着死在山里了。

那天你还不如不救我，不然我现在早见老把头了，再饿也觉不着了。现在，还得遭二遍罪。唉……”

石哥看了看磕头大哥，说：“丁大哥，既然咱是磕头弟兄，这几块干粮你吃了吧。吃了后，在这儿放几棍，挖着大货想法出山回家；我死后，你把我埋了就行啦。回山东莱阳，人们问起你来，你就说我在东北挖了宝参，发了大财，娶妻生子，不回山东了。省得家乡人跟着难过。”

丁七高一听，急忙说：“这，你为了救我，我再抛下你不管，心里怎么忍呢！”

“现在是不能两全其美啦。总不应该两个人都饿死在深山老林里吧。给！”石哥说着，从口袋里掏出仅有的几块干粮，递给了丁七高。他渐渐倒在树下不动了。

丁七高心里很难过，把石哥顺了顺，找了一个桦树皮盖上脸，便扒土埋石哥。

别看山里土暄，可要埋一个人，也得不少土，何况丁七高又没有家什。他扒了几下，费力不少，手指要磨破了，也没收起多点土。他想：这要是扒土埋上了姓石的，我也就累昏了，干粮，棒槌全没用了，我也得死在这深山老林里。再说，他已经死了，埋不埋还不一样，干脆，我吃饱喝足，挖着大山货好想法回家。于是，丁七高不扒土了，把干粮全吃了，又喝了些水，肚子有了底，身上来了劲儿，拎起“索拨棍”就往石砬子后转去。

石哥赤条条地躺在地上不动了，这个善良的小伙子，什么也不知道了。你说怪不，就在这时，见砬子上的白雾向四处游动，渐渐，露出了石砬子尖。隐约可见，砬子上有一苗老山参，一哆嗦，变成一位白胡子老人，手搭凉棚向四处望

望，然后从砬子上飘然而下。老人家飘呀，飘呀，一直飘到了石哥身旁站住了。就见他从怀里掏出个棒槌籽儿，轻轻放进石哥的嘴里，不一会儿，石哥眨巴了两下眼皮，脸色由白变红，嘴唇微微启动，长出一口气，他苏醒过来了。

这位老人见石哥苏醒了，脸上露出了笑容，他说："小伙子，起来吧，你没有死！"

石哥蒙蒙胧胧地坐起，四外看了看，又瞅瞅这位白发老人，渐渐明白了：一定是这位老人救了自己。于是，他急忙跪下给老人磕头："谢谢老人家救了我！"

老人说："你是莱阳人吧？咱们是同乡。"

石哥一愣，心想：你怎么知道我是莱阳的呢？

老人又接着说："你姓石，叫石哥。"

石哥点点头，更愣了。

这个老人又把石哥的家境、人口、出关的时间，进山的遭遇都说了，最后说："你在古河岸边埋过一堆白骨，这个人很感谢你？这些年，一直受着风吹雨淋，日晒霜打，九年啦，一直盼着有个好心人能掩埋一下，可始终没碰上，多亏你，把他埋在了土下，还以草棍为香，叩头在地，所以他很感动，特意叫我替他谢谢你！"

石哥急忙说："老人家，俺们都是闯关东的，抛家舍业，千山万水，可真难啊！长白山里埋葬了多少放山的穷苦人呀！遇事互相关照一下也是应该的嘛。"

老人又说："好吧，你从这往东走，一百步，那儿有几苗参，别看不起眼，可是大货，挖着回家吧。"

石哥说："老人家，就是有参，我没吃的，又麻达山了，恐怕很难出山啊！"

老人说："不怕，我给你几粒参籽儿，饿了你就放嘴一粒，一定能走出林子。挖完参，有只人参雀给你引路，跟着它走，就没错。"

石哥问："我还有个磕头弟兄，叫丁七高，是我大哥，也不知死活？"

老人说："他心眼不好使，你把干粮给他吃了，他却丢下你不管，只想发财还家。他爬砬子时摔到山涧里去了。"

石哥又问："老人家，你怎么知道的？"

老人说："是那个老把头告诉我的。"老人说着，一股白雾缠身，飘飘升起，渐渐不见了。

石哥明白了：这一定是好心的老把头打发人参老人来救我的。他立刻跪下磕头，感谢人参老人，更感谢好心的老把头。石哥起来，肚子一点也不觉饿了，身上也有了劲儿。他把人参籽揣在怀里，拎着索拨棍一直往东走。走一步数一下，走到第一百步上，果真看见几苗小棒槌，顶着不几个红参籽儿。他小心地挖出来，用青苔和树皮包好。这时，真地飞来一只人参雀，还一个劲儿叫呢！

石哥跟着人参雀下山了。他卖了不少钱，回山东莱阳就讲起了老把头的故事，渐渐，人们都知道了，凡是进山挖参的人，都敬老把头，还给他修了一座把头庙。

搜集整理者：梁　之

棒槌姑娘

这是早先年的事儿，有多少年了，谁也说不清。那时候，抚松县还叫“甸子街”呢！一到桃花水下来的时候，水手们就把砍伐下来的木头串成大木排，顺着松花江往船厂放。半路上有个笔直的石砬子立在江边。要是晴天，水手一经过这儿，就看见石砬子倒映在江水里，石砬子上还有个俊俏的姑娘在上边站着。她身穿绿裤褂，头上插朵海棠花，红得耀眼，要是抬头往砬子上看，除了树林子什么也看不见。水手们都说这是山上的棒槌姑娘恋凡。

日久天长，这事叫东霸江知道了。东霸江是“甸子街”上的一个富豪，雇了不少水手，叫把头刁七领着水手们放排。东霸江一听有这么好个姑娘，馋得直咽唾沫，心里盘算歪道道。他等啊，等啊，好容易盼到了放排的时候，就跟把头刁七和水手们一块出门了。到了砬子底下，东霸江真的在水里看见了那个姑娘，模样俊的就别提了！东霸江乐得大嘴一咧，得意忘形地说：

“你让我碰上就别想跑啦，也就是咱有福的人才配得上吧，穷小子还不是干瞅着！”

东霸江转身吆喝水手把木排靠岸。一靠岸，就叫水手上山。爬这么陡的山，去干这伤天害理的事儿，谁也不愿意去干。东霸江见水手们站着不动，没法儿，就心痛地喊：“谁要抓住棒槌姑娘，赏十两银子！”喊了一阵子，没有一个人

吱声，光听江水哗哗啦啦地流着。东霸江急了，又喊："二十两！"大伙还是一动不动。东霸江又气又急，脸都变了色，叫刁七挨个打着问："去不去？去不去？"

有个水手叫水生，是个热肠子的硬汉子，看着刁七打别人，比打自己还难受，心里寻思：我去吧，告诉棒槌姑娘可别在这儿呆了，要不，非得让东霸江给祸害了不可。自己死活没有啥，别叫大伙遭罪。想到这儿，就冲着东霸江喊："住手，把人都放了，我去！"说完头也不回地朝矶子顶上爬去。矶子是立陡立陡的，象鱼脊梁一样，又光又滑。好容易爬了大半截，脚下一滑，就从山上滚下来了。滚到半山腰，让一棵树挂住了，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才苏醒过来，浑身上下流着血。他又朝山上爬，嘴里还念叨着："棒槌姑娘躲躲吧，棒槌姑娘躲躲吧……"

爬到了山顶，水生看见那棒槌了，刚说了一句"棒槌姑娘躲躲吧"，就连累带痛地昏过去了。

等他再睁开眼睛，跟前的棒槌没有了，有个姑娘坐在他的身边。水生一端详，和水里看见的那姑娘一模一样，可比在水里看见的更清楚了：圆脸盘儿，梳着一根油黑的大辫子。绿色的裤褂，头上插着一朵红海棠，把脸都照红了。水里的姑娘总是闭着嘴，眼前的姑娘可开口说话了："我都知道了，你这个年轻人的心眼真好啊！你身上还疼吗？"说着，就用手轻轻去摸水生的伤。水生觉得她的手，象棉花团一样，既轻又软，手一过去，伤就好了。姑娘见水生发愣，就说："我能把好人治活，也能把坏人治死。"说着，就朝山下看去。

东霸江在石矶子下面等水生，左等也不来，右等也不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